

四書五經新義

李節齋題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義

兩間之利甚薄其家給人足必待國家一二代為之所其勢固常處乎未及而其道亦欲從而末由此夫子因民所利而利之之說為千古不刊之論乎而世乃不察利之所在反因而禁止之阻撓之而後民生曰困民俗日偷其老弱轉於溝壑其强有力者非作奸犯科即流為盜賊為閭里害而豈知地不愛寶魚鹽蜃蛤布帛菽粟以及五方之材五金之用孰不可因勢利導開財之源而利民之用故古昔盛時或因天時之和或因地理之宜為之區畫而經營之而帝力於我何有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民固隱蒙樂利之休而猶渾渾噩噩不自知其所戴之高也不自知其所履之厚也嗚呼此殆非五帝三王之治不致此降及後世禁

今愈繁計利之臣牟利之術愈衆而愈多而卒不獲上裕國用下益民生
徒事變更耳徒事張皇耳迨至民窮財盡補苴挽救兩窮於術始嘆息緩
之不早也不已晚哉是在以順為因則各田爾田各宅爾宅百姓足君自
無不足也以造為因則佃漁取離舟楫取渙薄其賦自厚其藏也而又通
商以惠工重農以貴粟民之所利上即因而酌其宜適其變且類其情以
達其用始乎通以及乎達以天地自然之利利吾民即以天地自然之利
利吾國此無窮之惠也亦不費之惠也否則天災之流行何代蔑有而今
日議賑矣明日議蠲矣所費不貲而民之獲益者仍鮮孰若即以其利利
之而浼仰各足事蓄有賴經之營之者一二日或一二事利之賴之者十
百人且千萬人矣

在親民義

禮記大學在親民。孔疏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其民。謹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又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是君子之於民也仁之而已。親則施於親非施於民也。周禮以嘉禮親萬民。彼親字亦非親愛之親。觀彼經下言親男女可見親字自別一義。若親愛施於男女不幾男女無別乎。況此經下言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厚薄之分辨之甚嚴。以親親者親民則是愛無差等矣。故伊川程氏謂親當作新。以下文引康誥作新民為證。蓋下文引康誥作新民與湯之盤銘言日新又新詩言其命惟新自是釋此文新民猶上文釋明明德亦引康誥大甲帝典而總括之曰皆自明也以釋明明德之義。然康誥言作新民彼新民是為自新之民。若此文

果作在新民則此新民是為更新其民非民之自新一言作一言在義各不同彼作字正與此新字相對作新民者猶言新其自新之民也作民新民作新民其義互參而自見今既以作新民為證謂親當作新則此文應作在新新民方與作新民義合且與上文在明明德一律竊謂此文本作在親親民即在新新民也親親二字古多通假如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迎馬本作親迎即通假之證今作在親民者以古書凡重疊之字其第二字多用兩小點代之如二字之形後漢書鄧騭傳元二之灾注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即其證也然則此文本作在親親民其第二親字古以二字代之則為在親二民後人不知親二民即親親民妄刪二字則為在親民又不知親為新之假釋

曰親愛於民殊失經旨蓋下引盤銘曰新又新詩曰其命惟新並釋在新
之新也引康誥作新民即釋新新民也程子祇知親當為新以作新民為
證而不知作新民者作即新之之謂作新民者乃新新民也上言在明明
德此言在新新民經言正相例矣

四書章句

四

此之謂自謙義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注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正義此之謂自謙者。謙讀為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又釋鄭義云。以經義之理推之。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為厭。厭自安靜也。謹按史記樂毅傳。以為慊于志。索隱云。慊亦作謙。漢書尹翁歸傳集注云。謙古以為謙字。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謙於鼻。注謙當為慊。又非十二子篇。謙然而終日不言。解蔽篇。由俗謂道之盡謙矣。注並云謙與謙同。皆謙慊二字古通之證。然孟子吾何慊乎哉。注少也。又淮南原道。不以慊為悲。注約也。廣雅釋詁。慊貧也。皆訓為不足之義。何以史漢諸書。又有足也快也之訓。不知古人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如治之為亂。甘

四書章句
之為苦慊訓為貧約不足之義而亦得訓快足者蓋即此例夏小正鞠則
見或謂鞠虛星引爾雅釋詁鞠盈也盈虛相反故知為虛星亦猶此例鄭
注釋慊為厭厭即快足之義言好惡皆厭然快足於心以見其意之誠乃
正義不察誤為厭然安靜失其旨矣

君子胡不慥慥爾義

禮記中庸君子胡不慥慥爾鄭注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孔疏胡猶何也。既顧言行相副。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言行相應之道也。謹按慥字經典罕見。故說文不錄。鄭訓為守實。亦未知何據。竊謂此乃重言形容之字。借聲託誼。本無正字。上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則此文必是形容以上所言之義。鄭注以為言行相應之貌。是以慥慥為美辭。故孔疏云。君子何得不慥慥然守實。然訓胡為何。自是恒訓而解。胡不為何。得不增一得字。究於義不合。今按廣韻慥言行急也。疑即指此文慥慥而言。彼釋慥為言行急。與此文慥慥承上言顧行行顧言之下。若合符節。慥古止作造。論語造次必於是。馬注急遽也。左隱四年傳。注草。

次之期造作草然則造之作慥猶造之作草慥猶草草矣造又與慥通
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作其容有慥大戴禮保傳篇靈公
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慥然廣雅釋詁慥急也迫也造為急遽慥為急迫
其義又同廣雅釋詁二造猝也造猝雙聲猝亦急遽之謂據此則廣雅訓
慥為急實由造有急義而言因此文段作慥上文有顧行顧言二語遂收
其字而釋為言行急是慥慥乃形容言行急遽之貌此二字非美辭也孔
疏依鄭注為守實是以慥慥為美辭故於胡不二字增一得字以足成其
說不知胡字當為故胡故二字皆从古聲同音相段也周髀經上故折
鉅注故者申事之辭此故字與之義同猶言所以也君子故不慥慥爾言
君子之言行相顧如此故不急遽爾若言行不相顧則急遽無序矣

父母其順矣乎義

禮記中庸父母其順矣乎。鄭注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孔疏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謹按鄭注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是以室家順。釋其順之義。經文言父母其順。然不得云室家順也。且經文但言父母其順。鄭注云謂其教令行。則所謂教令行者。不知何指。孔疏申其義曰。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是經文之義。乃謂父母之教令行也。何以言其順矣乎。孔疏以和順釋順字。而又依注教令行為說。則是經文當有教令之義。否則鄭孔之說。不幾贅設乎。竊謂經文其順。本作其訓。故鄭注云。謂其教令行。上文引詩言室家和順。孔子誦此詩而贊之曰。父母其訓矣乎。言室家和順。乃由父母之教訓使然也。鄭注謂其教令行。正釋經文訓字。

鄭又云使室家順此申說上文引詩和樂且耽宜爾室家之義孔疏所謂和順亦即和樂之謂並非解釋經文順字也後人不明鄭孔之義據注疏中順字改經文訓字則經文遂誤為父母其順矣乎而鄭孔教令行之說不知所指矣順字古與訓通如書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訓作順詩烈文四方其訓之左哀二十六年傳亦作順國語周語上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文選幽通賦實集謀而相訓註訓或為順皆訓順相通之證順與訓並从川聲古凡同聲之字多通假如周禮地官序官稻人司農注訓讀為馴之比以訓為順猶以馴為訓也據此則經文本作父母其訓今作順者以涉鄭注孔疏順字而誤也不知注疏中之順字乃申說上文引詩室家和樂之義正見父母之教訓行所以使室

家和順也鄭注謂其教令行孔疏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並以教令
擇經文訓字即此可證經文本作訓不作順矣

體物而不可遺義

禮記中庸體物而不可遺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焉孔疏言萬物生而有形體故云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鬼神之道生養萬物無不周徧而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謹按鄭訓體為生訓可為所於義未確孔疏謂萬物生而有形體則是物體而不有遺非體物而不可遺經但言物體而不遺是矣何以明言體物明言不可遺哉竊謂體若兆也周禮占人君占體注體兆象也禮記玉藻君定兆注體兆得所也並釋體為兆之證物猶事也家語問玉篇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注物事也是其義此言體物與家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之義相發明體物猶兆物素問天元紀大論陰陽之徵兆也國語晉語注

此見也形也又選魏都賦注兆猶幾事之先見者也兆有徵兆之義凡幾事之先見先形者皆謂之兆亦謂之體體物而不可遺謂徵兆於事物而不可遺也鬼神為陰陽之徵兆雖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而其徵兆於事則不可遺此鬼神之德所以為盛也鄭訓體物為生物已失經旨而又訓可為所謂不有所遺則直謂之不遺非不可遺矣殊不知體物者徵兆於事物即徵兆於陰陽言鬼神之道幾事皆先見先形而無不周徧故曰體物而不可遺